

毛詩正義

冊三

毛詩正義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三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簡居限反字從竹疏簡兮三章章六句至王者不能

或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簡居限反字從竹疏簡兮三章章六句至王者不能

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德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周禮掌舞之

官有舞師舞師掌六舞之辨辨六舞之名辨六舞之數辨六舞之等辨六舞之節辨六舞之舞

子第則非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

者師也旄人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

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

諸侯之禮亡其官樂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

樂正之屬下首章傳曰非翟但在四方親之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舞則諸侯有

關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

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祭統曰尸飲九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

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為舞人也若

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舞師也

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職

胞闈寺悉非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官可以承事也二章見碩人多才多藝卒章言

而衛不用非要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官可以承事也二章見碩人多才多藝卒章言

毛詩注疏

二之三 國風邶

中華書局聚

宜爲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箋伶官至爲伶官○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伶人告縣魯語云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魯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爲黃鍾之宮周語景王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簡大也方四方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鍾伶氏世掌樂官簡兮簡兮方將萬舞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於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簡擇將且也擇日之方中在前上兮擇兮者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在廟公德也○侯侯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同采碩人僕僕公庭萬舞在碩人廟公德也○侯侯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音菜碩人僕僕公庭萬舞在碩人廟公德也○侯侯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乃使至萬舞○毛以爲言衛位不用賢有德之人今大德之人今祭山川之時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廟公親爲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侯侯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侯今擇人兮爲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爲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侯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爲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美大侯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庭爲萬舞也謂之大德之人使爲樂吏是不用賢也○傳以祭之羽至四方○正義曰萬舞有名奕股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天下民樂之故名之武王頌曰萬舞有名奕股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頌曰萬舞有名奕股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宗廟山川由皆是故云千羽爲萬舞以祭山川宗廟宜也周禮謂四望也山川而舞四方者以周禮言天子舞法四方爲山川望之祭祀則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山川

司樂注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川之故山川與四方  
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封內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宗廟山川同天子之而  
樂師注云以宗廟對宗廟在內為四方也此傳宗廟山川為萬舞宗廟山川  
禮大故可為之節正義曰祀以舞諸侯唯時王廟山川為萬舞宗廟山川  
箋簡擇人為萬舞故為且祭祀春秋傳云萬入以去驚冕而舞大武言驚則有驚舞萬  
論為千舞不兼羽故為且祭祀春秋傳云萬入以去驚冕而舞大武言驚則有驚舞萬  
何千舞言千則有威矣禮記云朱千玉威冕而舞大武言驚則有驚舞萬  
教國子舞言千則有威矣禮記云朱千玉威冕而舞大武言驚則有驚舞萬  
萬言之羽舞文事武指體言驚舞耳象是以文王世子云春也且學千戈舞并兼羽  
注云千戈萬舞象武也羽舞論人之以文藝無復言也孫執萬手乘翟也  
明此碩言千威能驚舞也下羽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千無復言也孫執萬手乘翟也  
也羽翟之舞也下羽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千無復言也孫執萬手乘翟也  
國子第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為上頭唯教者為然祭祀之禮且明而行事非  
至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在前為上頭唯教者為然祭祀之禮且明而行事非  
夫子之適夫子言弟容諸侯之庶子於適子為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之  
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謂一曰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  
子第也傳言日中為期則謂一日之中非春秋日夜中也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  
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則舞日中為期欲使其偏至是也○箋上頭所以教國子正義  
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份則舞日中為期欲使其偏至是也○箋上頭所以教國子正義  
子學舞者令法於己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大夫學士謂卿大夫諸  
子學舞者令法於己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大夫學士謂卿大夫諸  
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  
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



此賢者非為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月日夜  
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傳碩人至公庭○夜  
正義曰碩人者傳意類大之則亦為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刺不用賢則箋意  
及考榮傳意類大之則亦為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刺不用賢則箋意  
亦以碩人為大德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故白華碩人為妖大之人謂褒  
似也碩人者為大德故侯為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  
言教國子者為大德故侯為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  
文無舞故據萬舞言也處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御  
近成於遠也箋云悲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左手執箏右手秉翟也箋云孔翟羽  
可任為王臣○轡云悲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左手執箏右手秉翟也箋云孔翟羽  
才多藝又能舞鄭注禮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赫如渥赭  
以舞鄭注禮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赫如渥赭  
公言錫爵赫如渥赭○正義曰言厚傳丹翟閭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受之五升疏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言執轡使之有文如虎可以御者執轡  
於此使馬馳於彼而織文者總紕於此而文成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御與碩人  
能治衆施化於己而有文者總紕於此而文成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御與碩人  
德又有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復能為文舞矣且其  
顏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丹赭德能容貌若君而舞復能為文舞矣且其  
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虎組織可以御遠○正義曰以義取動近成遠  
故知為織組而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傳虎組織可以御遠○正義曰以義取動近成遠  
武力可以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御衆有文章者御衆似轡也似織組及於織組  
又云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御衆有文章者御衆似轡也似織組及於織組  
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此大治民似田執轡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  
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此大治民似田執轡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

毛詩

注

疏

二二三

國風  
邶

111

中華書局聚

思西方美人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乃

在王室箋云彼疏山有至人兮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芩草各得其所

美人謂人也疏以興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芩之不如

碩人既在王寵也故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

耳傳榛木名苓大苦正義曰陸機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

是也榛字或作藁蓋一木也釋草云藁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藁今甘草是也蔓

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周室有枝相當或云藁似地黃○箋彼美人謂碩

人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知彼美人謂碩人

西方之人謂宜為西方之人故傳曰乃

宜在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為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見以自

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弟衛女疏泉水四章

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見賢遍反上同思之至一本思作恩疏泉水四章

以自見○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

也言嫁於諸侯必為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四

章皆思歸寧之事○箋衛女至之至○正義曰以之衛女思歸終彼泉水亦流

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終彼泉水亦流

于淇興也泉水始出愔然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有懷于

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變好貌與之謀婦人志女聊願其志云親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疏至之  
且欲略與之謀婦人志女聊願其志云親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疏至之  
謀人亦嫁於異國故我有所至念於水亦無一日而思以興嫁者是我婦人念  
變然彼諸姬未嫁之水始出然與之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為始欲與之謀  
為異餘同○傳泉水始出然與之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為始欲與之謀  
也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以此本敘衛女之情故言亦已  
也○箋懷以至伯姊○正義曰以下云靡日淇不思此懷不宜復為思故言亦已  
念於衛故言略之辭以知至念者諸姬未嫁之姊○箋聊且至之恩○正義曰言且者  
意不盡故言略之辭以知至念者諸姬未嫁之姊○箋聊且至之恩○正義曰言且者  
姓之諸姬亦謂未嫁者也言諸姬互見以諸姬總辭及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之禮也姑姊尊  
先言諸姬亦謂未嫁者也言諸姬互見以諸姬總辭及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之禮也姑姊尊  
故云問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之但當思見出宿于涕飲錢于禰名沛地  
諸姬而己思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之但當思見出宿于涕飲錢于禰名沛地  
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涕子禮反錢音踐徐又才箭反送行飲酒者所嫁國適衛  
之道所經故思宿錢○涕子禮反錢音踐徐又才箭反送行飲酒者所嫁國適衛  
地名韓詩作坵音同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於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遠  
較蒲末反道祭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於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遠  
遠于萬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問父之姊妹稱其姑先生曰姑後姊云寧姑則又疏伯姊至  
反注同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問父之姊妹稱其姑先生曰姑後姊云寧姑則又疏伯姊至  
正義曰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姊及姊親其姑類也先生曰姑後姊云寧姑則又疏伯姊至  
母既沒不得歸寧故言我思欲出宿於姊及姊親其姑類也先生曰姑後姊云寧姑則又疏伯姊至  
情使得歸寧今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為觀問諸姑遂及伯姊之親故禮緣人以父  
禮也哉而止我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為觀問諸姑遂及伯姊之親故禮緣人以父  
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較舍較即釋較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  
錢錢送也所以為祖祭者重己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

釋酒較祭之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然則酒較山行道之大者也處者於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較祭酒較山行道之大者也處者於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善芻棘柏為神牲既祭之大車馭馭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此注云封土為山象以皆名出祖祭道之在國神以求無險難行道之名焉則不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外也皆言出祖祭道之在國神以求無險難行道之名焉則不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外也者較壤之名與酒中鬻而神犬之位同伏委土如為山言或子以牲犬伏於較上羊人無有牲較壤之名與酒中鬻而神犬之位同伏委土如為山言或子以牲犬伏於較上羊人無伏祭之犬事則侯天子羊不用卑異禮云取瓶以馭較謂諸侯也故云遂驅之有牲則犬乘車轅之也以聘禮上國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於郊也轅之也以聘禮上國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於郊也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廟外西門外方三時民春秋祭祀有喪禮有毀宗躐行之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外西門外方三時民春秋祭祀有喪禮有祀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行將出廟外西門外方三時民春秋祭祀有喪禮有國戶用特牲是天子犯較諸侯常祀在廟外西門外方三時民春秋祭祀有喪禮有國外為之大馭云犯較諸侯常祀在廟外西門外方三時民春秋祭祀有喪禮有始祖是也又各道曾子問云道而飲錢乃後出宿此為犯較祭也又各道曾子問云道而飲錢乃後出宿此為犯較祭也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韓奕云韓侯出宿明祖屠既祖宿即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韓奕云韓侯出宿明祖屠既祖宿即當出宿故彼箋云言飲錢也下聘云禮遂行舍於郊則此亦出宿當在此郊而傳云涕地名則干亦不言郊矣正以下傳互也下聘云禮遂行舍於郊則此亦出宿當在此郊而傳云涕地名則干亦不言郊矣正以下

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衛女思宿焉明亦在郊也干涕思宿焉傳以爲在郊則  
言爾思錢焉差近在國外耳計宿錢當各在一處而巳而此云涕爾下爲云干則  
別地者下箋云干言猶涕爾未聞遠近同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  
見所思之耳下傳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錢不得同處言  
衍文耳而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婦人至歸寧○正義曰此與螻蛄刺  
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爲由遠親而望歸寧螻蛄刺  
其淫奔故爲禮各本其意故爲淫奔竹竿○以不見答思而能正禮故爲出嫁爲常  
不可違禮詩者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長則當見之○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  
曰姑之言古尊之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  
得問之者諸侯之女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  
曰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今復問姑及姊者類也又出宿于干飲錢于言干言所適  
也干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又出宿于干飲錢于言干言所適  
云干言猶涕爾載脂載牽還車言邁時脂乘其車以還我歸也○箋云言還車者嫁  
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時脂乘其車以還我歸也○箋云言還車者嫁  
金也還音旋此字遄臻于衛不瑕有害也○疾臻至瑕遠也○箋云言還車者嫁  
例同音更不重出遄臻于衛不瑕有害也○疾臻至瑕遠也○箋云言還車者嫁  
有何不可而止我○遄市專反瑕音遐害毛如字○疏思出宿至有害○毛以爲我  
鄭音曷行下孟反○遄市專反瑕音遐害毛如字○疏思出宿至有害○毛以爲我  
言而歸衛國耳則爲我脂車則爲我設牽而還○疏思出宿至有害○毛以爲我  
至衛不得爲違禮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爲遠王肅云言願疾  
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爲異○傳曰間關設牽貌是也今  
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牽故車牽云間關車之牽今傳曰間關設牽貌是也今  
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牽故云脂牽其車云還者本乘來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疏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  
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疏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  
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肥字或作泚音同○疏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

流肥○箋自衛至渡水○正義曰以下  
 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衛邑也箋云  
 故又思之疏漕傳須漕衛○正義曰鄆云以廬於  
 ○漕音曹疏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除也箋  
 歸寧且欲乘車疏箋既不至我憂○正義曰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  
 出遊以除我憂疏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為歸寧是以彼箋云適異  
 國而不見答其除  
 此憂維有歸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不得其志者君不  
疏北門三章

志爾○正義曰謂衛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疏北門三章  
 刺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之事也言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疏北門三章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自從也興者喻己仕於闇君猶  
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為于偽反對終寔且貧莫知我艱寔者無禮也貧者

沈於文反又音隱爾雅云憂也背蒲對終寔且貧莫知我艱寔者無禮也貧者  
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為于偽反對終寔且貧莫知我艱寔者無禮也貧者

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為難者言君既  
 然矣諸臣亦如之○寔其矩反無禮也爾雅云貧也案謂貧無可為禮已焉

哉天寶為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其事君無二志故自決  
疏出自至何出

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嚮陰而行猶己仕於亂世嚮於闇  
 君而仕由君之闇己則為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君於己祿薄使己終當

寔陋無財為禮又且貧困無資充用而眾臣又莫知我貧寔之艱難者君於己  
 雖祿薄己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貧寔之困苦天寶為之

使我遭此君似己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北門背明嚮陰○正義曰本  
取人嚮陰此君似己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北門背明嚮陰○正義曰本  
明爲義何者此財○正仕閭君雖困云云實貧也則爲貧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爲喻也  
○傳爲義何者此財○正仕閭君雖困云云實貧也則爲貧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爲喻也  
貧爲二事之辭故爲困與貧別實謂無財可以爲禮故言實者無禮又近困  
可以自給故言貧者困於財是以實給通故言終對以之爲禮者爲禮是終無  
於財是且無財之言近者爾雅實通故言終對以之爲禮者爲禮是終無  
此二者皆無財之言近者爾雅實通故言終對以之爲禮者爲禮是終無  
莫知我艱總謂人無知己是諸臣亦如之○領祿由君故怨己貧實祿薄不由  
諸臣故恨其不知己也○箋詩人亦如之○領祿由君故怨己貧實祿薄不由  
謂之詩人君事自決也此而實由君言天實爲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  
故言已焉哉是君自決也此而實由君言天實爲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  
行之則去今君於己薄矣猶云勤身以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埤厚也箋  
事之則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勤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埤厚也箋  
使之益事則不言以之偏己兼其苦○埤賦稅之事則減彼一我入自外室人交偏謫  
而以益事則不言以之偏己兼其苦○埤賦稅之事則減彼一我入自外室人交偏謫  
我謫責也箋云我政偏己兼其苦○埤賦稅之事則減彼一我入自外室人交偏謫  
玉篇知己志○箋云我政偏己兼其苦○埤賦稅之事則減彼一我入自外室人交偏謫  
音庚迭待結反更疏又若國有謫我○正義曰此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己勞於  
行役若自外而歸之事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己勞於  
而我入自外而歸之事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己勞於  
臣不忍去而正室人不知以減彼一己外厚益君所困內爲家人賦稅之事是也○箋國有  
○傳不厚○正義曰政事云一埤益我而之可減一我則爲賦稅之事是也○箋國有  
至其苦○正義曰政事云一埤益我而之可減一我則爲賦稅之事是也○箋國有  
王事是役使可知役使之事一埤益我而之可減一我則爲賦稅之事是也○箋國有



而益我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搗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箋我從至己志○正義曰禮君臣有合離之義今遭困窮而室人責之故知使之去也此士雖困志不去君已焉而家人使之去是不知己志上言諸臣莫知我艱故云室人亦不知己志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也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鄭都回反投擲也遺唯季反擲○疏傳敦厚箋敦猶投擲○正義曰箋以役事與呈釋反與擲同本或作摘非○疏之無所為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宜為之己為義故易傳以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疏傳敦厚箋敦猶投擲○正義曰箋以毛以上章類之言譴己為投擲於己也○疏傳敦厚箋敦猶投擲○正義曰箋以毛以上章類之言譴己子佳二反就也沮○疏傳沮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在呂反何音阻○疏傳沮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者是室人責己故以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為摧為刺譴己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疏北風三章章六

句至去焉○正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言衛國君臣並為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獨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句乃言臣並言也三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與也北之風雱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與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涼音良兩于付反又如字下同雱音康反酷苦毒反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疏北風三章章七句

虛也亟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  
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故威儀  
風其寒涼矣又加之雨雪其勢然而威由涼風威雪病害  
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性仁愛萬  
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爲君之酷虐而在位  
之臣雖先日其寬虛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爲急刻之行故已所以去  
涼之既盡也風非且語助也○箋寒涼至散亂○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  
與此惠而好我者可知○性仁至而去○正義曰以經攜手之文承惠好之下則  
徐威儀徐容止也孫炎曰但傳實詰訓疊經文耳非訓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  
徐字雖異音實同北風其啗雨雪其罪音疾貌罪甚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故箋云邪讀如徐

歸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赤烏黑則烏猶今君臣相承  
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赤烏黑則烏猶今君臣相承

爲惡如一○疏莫赤至匪烏○正義曰衛之百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  
別彼竭反○疏之類皆黑匪烏○正義曰衛之百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

者由狐赤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分別赤以爲非狐者莫能分別赤以爲非狐者  
類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臣又同異以興今君臣爲惡而去之○傳狐赤

至能別○正義曰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  
莫能別其赤而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

爲一也故序云並爲威虐經云莫赤莫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  
如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爲惡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

云相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攜手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承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

季反疏陳靜女三章章四句至無德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

下同疏陳靜女三章章四句至無德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

云俟我易夫人非謂陳古也故經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女貞靜也女德貞靜而

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

又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之○姝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

音悅篇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搔蘇刀反踟直謂踟躕行正謂愛之疏

末注同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搔蘇刀反踟直謂踟躕行正謂愛之疏

靜女至如城隅○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欲為人君之配心既愛之

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我故我愛之○正義曰言靜女德貞靜

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傳女德至可悅愛故○正義曰言靜女德貞靜

也俟我於城隅是有法度也○傳女德至可悅愛故○正義曰言靜女德貞靜

皆連靜女靜既為德故姝姝為美色也東方之日旌傳曰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

之事亦是美色故箋云姝姝為美色也○傳女德至可悅愛故○正義曰言靜女德貞靜

不以色故為順亦謂色美於常處也○正義曰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

城高七雉雉為九雉是謂高也○傳女德至可悅愛故○正義曰言靜女德貞靜

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保畜也○正義曰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

色俱言之據女為說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媒妁聘後可意安以爲匹也故德

淫佚是其自防如靜女其變貽我彤管之法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

城隅故可愛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之法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

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其左手

授之以彤管以進退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其左手

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貽本又作詒音怡  
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彤赤也管筆著知略反又直略

形管有煒說懌女美  
管煒亦煒貌然舟管史以赤心說釋妃也妾之德美之○煒于鬼

之史德所故書嘉善此形管如之妾狀之有美煒煒然而易之以樂爲其人能君成之女如德此女矣因靜女能循青彤

之史法執也之○以傳筆既陳有說至而人釋君此○妃正妾義之曰德美有有靜進德退謂之靜法女而也靜又女有不美遠色是謂其我合也

以其禮職從云掌夫人女史之亦禮職之故謂此總云后夫詔人后必有內政逆彤管書之法也女史若

此卽以下月辰是將也產生爲子文月實有娠卽生宜退之月故生民則箋云將於生是子遂有身而脣齋戒室不復

女史之書之使妃妾無大過也此以成法也此文是閨史所定本集注云我女史皆作女史